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琴台客聚

英倫巨變、夢醒何時？

潘國森

不過數天時間，「大英帝國」先換了首相，再換了國王，新時代來臨了！這當然不會是盛世，卻是國運一再沉淪下流的歷史進程。過去帝國主義、殖民主義的紅利，早就花得一乾二淨了。查理三世會否給失色的古老「帝國」沖一沖喜？

裝睡的人喚不醒，盲信英國「民主制度」的一眾「港娃」（也是「港蛙」）只能接受英國首相不是選民一人一票直接選舉產生的殘酷真相。彼邦的選舉從來都只是間接選舉，「西敏模式」（Westminster Model）可以算是「真普選」嗎？被輿論譏諷為「傻白甜」的第三位女首相，實由保守黨內部推選，其他沒有政黨會籍的「二等公民」都沒有投票權！此姝「業務水平」庸劣，德才兩欠，可以預卜其無力帶領「大英帝國」這艘破船，戰勝波瀾洶湧的歷史大潮流。

「港英時代」的政制借鑑了英國「祖家」的辦法。學過點英國憲法學的大學本科生都應該知道「西敏模式」從來都不是「三權分立」，而是「國會至上」、「行政主導」的「三權分工」（Separation of function，這個中譯大有可能是「潘老人家」首創）。說得直白一點，香港回歸以來所有揚言香港是「三權分立」政體的「社會賢達」（包括高階法官、資深狀師和大學教授等等）都可以用「牛鬼蛇神」4字來形容！他們都在蒙蔽年輕識淺的新世代「港孩」，具體名姓就不用再提了。香港內部有不少「亂港」政治勢力，要到了上一屆政府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，才抓緊時機高調地、公開地重申香港政制的重點在於「行政主導」。

筆者經歷過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中英談判和1984年開始的「回歸前13年過渡期」，小時候很清楚記得政府宣傳向來強調「行政立法兩局」是香港總督的顧問。制度如此，何來「三權分立」？然後就有回歸之後「立法部門」一再向行政長官奪權的違法違憲政治行動。

說到這裏不得不重提香港著名政治活動家、報業大亨查良鏞的一段往事。當然，查大俠的另一個身份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小說家金庸。小查詩人於上世紀九十年代，在他的報章社論闡明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都不是一人一票直選產生，結果有給師長洗腦的大學生跑到報社門前焚報抗議。幾十年後，查老去矣，當年的大學生都成了老人，他們把持過的學生會也風流雲散。不過要他們承認當年不明美英政制的真相，應要向小查詩人道歉，恐怕「比死更難」。此後一代又一代的大學生再被師長惡意棍騙，高危重災的可能是學法律、學政治行政和學社會科學的孩子。我們都知道許多無良政棍的本業正正是大學教師！

二十一世紀香港的第二旬是失敗的「革命」時代，「雨傘革命」、「魚蛋革命」和「時伐革命」（黑暴分子將「代」寫成「伐」，我們這就尊重他們的無知吧）等一系列「顏色革命」魚貫潰敗，這一代被師長毒害的大學生、中學生，要經歷多少年的反省和懺悔，才可以清醒過來？

英女王之離世、大英之沉淪，會不會給這些可憐孩子多添一點人生智慧？或至少多一點省悟？

人生憑闌處

北京鼓樓

童心

20年前，大學畢業的那個夏天，我去北京遊玩。7月的黃昏，夕陽喋血，天高雲淡，我在地安門外的護城河邊，猛然聽見鐘聲和鼓聲交替響起。那鐘聲，悠揚渾厚，似參悟了世間輪迴妙處的智慧長者；那鼓聲，穿透力極強，帶我的思緒飛向那邈遠的蒼穹。

我下意識地抬眼望向聲音傳來的方向。坐北朝南的鼓樓，在夕陽的餘暉裏盡顯莊嚴，台、樓分明：樓基稱台，東西長足有50多米，南北寬也不少於30米，台的南北側各有券門3座，左、右側各有券門一座，台內為十字形券洞，係無樑式磚石結構，灰筒瓦、綠琉璃等中華傳統色系的運用，讓樓基呈現出一份結實的大氣和華貴；而樓分為兩層，第一層為磚木結構，門窗為六抹方格隔扇，木質雕花尋杖欄杆環繞，四角飛簷有擎簷柱支撐，第二層為拱券式磚石結構，細細分辨，可以看到磚石上的繪鏇子彩畫。

鼓樓深深地吸引了我。我走近它時，已是暮色四合。樓和台都已經關門，無法進入。但見證世事變遷的鼓樓，安詳地注視着人間煙火：住在附近四合院的街坊們出來納涼，有打麻將的、有玩撲克的，街坊鄰里彼此熟悉，就像一家人一樣；我買了一瓶北冰洋汽水，據說這是幾代北京人的集體記憶，看京味十足的老大爺聊着天。有位老伯告訴我，北京人管這種聊天叫「侃大山」。我着迷地聽了一陣，覺得這「侃」字極其傳神，精準地表達着京城人的那份氣定神閒。

那次遊覽北京，我去了很多古蹟，故宮博物院、長城、頤和園、恭王府，還有北大的燕園。但不知道為何，我還是心心念念地想去鼓樓裏面看一看，看那些鼓究竟如何發出那樣厚重的聲響。臨行前，我終於上了鼓樓。原來，樓內有24面鼓，每一面鼓，都有2米多長，直徑超過1米半，每一面鼓都是由整張牛皮蒙製。鼓被放置在鼓座上，鼓座為木製，油漆，上雕雲紋，厚度達到2米。每到黃昏時分，鐘樓擊鐘18下，鼓樓擊鼓18下，共擊3遍108下，算報完一個時辰。24面鼓，代表着中國傳統文化裏獨有的24節氣。我當時就在想：中華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，絕不僅僅是課本裏能學得完的。對傳統文化的體味，一定要到內地看一看，親身體驗，那份魅力，以及由之帶來的震撼，才是對「根」真正的追尋和認同。

那年夏天結束旅行後，我回到香港的中學教書。我把這些見聞帶到了中文課堂上。有不少學生畢業後也去了北京，都會到鼓樓看一看，聽一聽。今年夏天，最早那個畢業班，有學生帶着自己的孩子去了鼓樓，還專門拍相片來給我看。我很欣慰，這大概也是一種傳承吧。

心窗常開

月光輕飛 美好相遇

潘金英

在文學的園林裏尋覓花香，我給一段清麗的聲音吸引了：「當我們將文字作為一面鏡子時，渴望看到的都是一種美好，如同平靜水面反映天空的蔚藍，當思想的清風拂過，泛起淺淺漣漪。我們不能否認生存的美好，在夜闌人靜明月高懸時，對生活的抱怨被風吹散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感恩的心緒。」

讀文榕的散文詩，令我讚嘆，我和她的心靈有了美好的相遇！

她的詩集《輕飛的月光》、散文詩《比春天更遠的地方》皆富魅力；在她作品內的纖巧語言裏，蘊藏着一種似水如夢的柔情，她吟唱了大自然、風花月光，以及生活、情思和感覺，語言妍美生動，充滿清麗意境，優美的韻律錯落有致，情懷想像又富赤子心。這健筆才女曾說：「文字是橋樑……如果說今天的風雨，我們注定要以雙肩挑起，明日的喜悅和收穫，如同精神生活的回歸，需要一種溫柔的堅持。」

她在《我知道月亮在那兒》這樣寫：「今夜上弦月，我的內心彷彿不能應和她的微笑，昨夜的夢太奇怪，明明是一個人，卻有兩張臉，我恰逢善意的，也遭遇了醜陋的，這些都在月下經過。

月亮的記憶，沒有防線，我漂浮在瑜伽墊上像整個世界都承托着我，仰望月亮，飄忽而空泛，似航行於夜海上的小舟。

我不知將來如何，逆境讓我堅實和易足，荒謬的存有中，抽離以往的角色，安安靜靜地扮演另一個自己。這世界缺少的僅是一個角色？或許在多生靈魂的轉折處，我與自己相逢，直至思想重生，再度回到彼岸，木門紅漆的百合花畔……沉默的記憶，昏黃的冥想，我知道月亮在那兒，夜之神祇，或孕育於陰影，或誕生於光明……」

她的詩文多麼像柔柔細語，撫慰人封閉的心扉；她的心靈亦可反照讀者的心扉，在社會變化多端的今天，幸福與荒謬往往不可分割，人生多矛盾；她對生活觀察敏感，她的詩文是生活一帖調和劑，讀着受傷的心靈也可獲安撫和轉念，煩惱和雜念竟會消逝了。

文榕把月亮當成守護天使，因為月亮一直在天空護佑她，一直沒有變，除了陰晴圓缺，仍一如初升的光明，守着大地的人。人同此心，令我共鳴！

她的詩文清秀，蘊含着濃濃詩意；她筆下所寫的月光尤有深意，在清淺幽美的詩行裏，既充滿溫暖的天真之趣，又寓有悠遠的生命哲思，富於情味，令我珍愛！

◆文榕《輕飛的月光》書影。作者供圖

翠袖乾坤

肢體不務正業

余似心

相信許多人身體都有以下相類似的情況：眼睛又乾又澀；手指麻痹久不久便會自然搓搓手；頸梗梗按下關節位有點痛；雙肩長期酸痛；盆骨和肌肉有點累；肩膀抬不起來；上樓梯雙腳發軟……不全中也有好幾點相似吧！

我想這除了平時運動不足，還有現代人對肢體器官的使用過度所致。對於我，使用最多的要算眼睛吧，平常工作要對着電腦，熒屏的光令眼睛易累，可以休息的時間，就用來看電視，最多還是盯着手機屏幕，又是刺目的光。集中精神看手機時，眼睛眨動的次數不自覺中減少了，所以經常感覺眼睛乾澀。我想造物主創造人類時，是讓我們多欣賞藍天白雲、青草地、明月與璀璨星光，沒預計我們要勞役眼球，常「眼定定」地處於強光中。

智能手機的出現的確改變了肢體的功能，十隻手指有長短，又粗又短的拇指，在結構造型和位置編排上，應該不似用作主要勞動力。誰知，手機的設計，讓現代人多用兩隻拇指打字，其餘的手指則僅用作扼機，使得拇指被操練得愈來愈靈活。加上電腦鍵盤的設計，讓拇指負責按隔位鍵，中文打字更是按完成鍵，成了最忙碌的手指。長久下去，人類的拇指會否進化成為最長的手指？

我認識幾位朋友都有頸骨關節問題，大都是由於長期垂首看手機和以固定姿勢用電腦。頸骨的最大作用是承托頭部，靈活轉動，看周遭景物。現代人卻常定點看東西，令某些關節位過度拉緊而受損。愈來愈多人以高架子承托電腦以站着使用，可見大家都意識到問題出現了。我在德國的妹妹，也因工作關係頸骨勞損，當地的物理治療中心，會以伸縮頸帶教病人做運動，以強化頸骨。

現代人的生活或不同工種，改變了肢體使用的功能，導致有些肢體使用過度，有些則活動不足，同樣造成傷害。我們只能多運動，平衡各機能，以免肢體「不務正業」！

網人網事

廚房的新功能

狸美美

雖然凡是需要點火的菜，小狸基本只會炒蛋，但這一點兒也不妨礙本狸熱情採購各式廚房用品及「幸福小家電」。因為，今時今日，廚房之於人們已經有了全新的功能——「間歇性美好生活想像」——至少對「我們」年輕人是這樣的。

在祖祖輩輩心裏，廚房，是做飯的地方，是主婦/夫的戰場，是讓一家人滿足生理需求的必須，是油膩和辛苦，但也是溫馨和樂趣。

都沒錯，但這些只是屬於之前的祖祖輩輩。在新一代這裏，今日的廚房，更多是秀場而不是戰場，更重要是滿足心理需求而不是生理需求——君不見，雖然有滿滿當當的高分廚具，但年輕人平日最常填飽肚子的方法仍然是「一鍵外賣」和「一鍵加熱」。漂亮廚具和幸福小家電只存在於周末的清晨或午後、約會的日子和聚會的日子。在這些特殊的時間段裏，做出的東西好不好吃是次要的，照片拍得好不好看才是重要的；吃不吃飽無所謂，氛圍拿捏得到位。而漂亮廚具和幸福小家電背後所代表的這所有的所有，就是年輕人平日叫外賣和微波爐叮預製菜時對「美好生活的想像」。

換句話說，這一代的年輕人，把廚房中的辛苦和枯燥通通過濾掉了，他們只要廚房的有趣和美好。

有證據。

此前，有知名調查公司的調查結果顯示，截至2020年，內地外賣用戶群體達到4.56億人。其中，18至25歲佔比高達36.1%，26至30歲佔22.5%，31至35歲佔16.9%，36歲以上的，只有不到25%。也就是說，18至35歲的青年族群，豪佔外賣消費群體的四分之三。而年輕人中，「每天都下廚房」的佔比只有12.7%；「一周幾次」的也只有36.6%，剩下超過50%的人最勤快也是一個月才做幾次。

「精分」的是，另一方面，年輕人又是購買廚具和小家電的大戶。同樣來自知名網媒的調查，中國年輕人大多擁有超過5種的廚房小家電。其中，養生壺、電烤箱和破壁機居於三甲，不分男女。有分的是，男生更偏愛火鍋和電烤爐，女生則更愛多功能料理機和空氣炸鍋。

而且和祖輩們不同的是，年輕人選擇廚具和小家電主要看顏值，功能是次要的，也即是被所有媽媽們吐槽的「華而不實」的那些東西。這也很好理解，只有漂亮的才符合「美好生活的想像」。

《哈佛商業評論》曾把這個現象上升到理論，即認為在產品經濟和服務經濟之後，體驗經濟時代已經來臨。年輕人熱衷廚具和小家電的高顏值及趣味性，正是要把做飯的過程變成精緻生活的體驗，至於最後那一口味道如何，不重要。

人缺什麼才會想要什麼，和「吃好喝好」的生理滿足比起來，當代年輕人毅然選擇了心理療癒，寶寶心裏苦啊，而這，可能才是我們應該重視的問題。

百家廊

濃濃鄉情

張淑蓉

從教十餘年，雖然現在工作生活的城市與自己的家鄉不遠，大巴約兩個半小時車程的距離。可是我常常回憶起童年的往事，似曾相識的場景歷歷在目。

每周一升旗，我會想起自己曾經也是升旗手，每周一既期待又緊張。期待的是自己和另外幾位升旗手可以在全校師生的注視下，完成出旗、升旗，那是多麼自豪的一件事。緊張的是自己總會擔心國歌唱完了，旗還沒升到頂，或者旗升到頂了，大家國歌還沒唱完。而事實是大多數情況國歌聲一結束國旗恰好升到頂，我每次都會長長地舒一口氣，輕鬆無比。

每期學校要求我們出黑板報，看到學生們興高采烈地設計版面、畫圖、寫字……我彷彿看到曾經意氣風發的自己。在小學和初中，我都是出黑板報的小能手，學校一有任務，我就開始查找資料，版面規劃，整塊黑板就像我繡花的作品。今天繡一點，明天繡一點，邊邊角角都設計得很美，學校評比時總是有獲獎，感覺很有成就感。

每當放學鈴聲想起，我就回憶起自己小學時，一放學就跑到學校下面的老家。奶奶在老家門口的空地種了些菜，一溜煙跑回老家後我就從屋裏拿出長勺子，走到池塘邊打起來水澆到旁邊的菜地裏。一邊還欣賞着學校播放的音樂，天邊夕陽西下，整個大地一片金黃，同時還有奶奶說我懂事的誇讚。澆完菜我就會回到橋頭自己的新家，夏天的日子總是很長，沒那麼快天黑。我往往又會邀上幾個好朋友去橋下面的小溪玩，三四個人並肩穿着涼鞋從下游走到上游，偶爾還有小魚從腳上游過。

每次期末監考，我就想起自己還是學生時代時，考試前總是認真複習，不希望浪費每一分鐘。所以每次進入考場都是胸有成竹，考後大放鬆，如同卸下一個重重的包袱。因為奮鬥過了不管結果如何我無怨無悔，最後玩得酣暢淋漓。

暑假的時候想起小時候經常去舅舅家摘桃子。那時候和表妹在去摘桃子的路上，表妹大聲地毫不羞澀地唱着「五星紅旗迎風飄揚，勝利歌聲多麼嘹亮……」的歌，雖然不是很好聽，還會走調，但是她自信快樂，歌聲回盪在山間，還有回音，我們哈哈大笑。摘完桃子，我們到山腳下的溪流洗臉洗手順便洗些桃子吃，一陣涼風吹來，愜意極了。中午吃飯，外婆蒸的雞香噴噴的，豆腐豬肉湯新鮮美味。吃飽喝足後我們帶着舅舅給的大袋小袋的蔬菜和水果，沿着山間小路走回來。路上經過爸爸的朋友們的家，我們又繞進去玩，農村的生活就是這麼隨性。整個鄉村大家都是熟悉的，可以隨意串門，不用擔心走丟，更不用擔心人販子。

小時候過年更是開心。在深圳的小叔一家會帶着大包小包的玩具和零食回老家，我們可以大飽眼福和口福。老家頓時熱鬧了許多，好客的爺爺總會買許多蜜餞、橄欖、瓜子……勤勞的奶奶會做滷豬耳朵、香腸、臘肉……爺爺把各種各樣的零食放入到茶點盤的不同格子中，剛裝好一樣，轉身要去拿另一樣，我和堂兄妹們已經把裝好的吃了一大半，爺爺卻笑嘻嘻地說：「沒事，吃完我再裝。不過別吃太多，會蛀牙哦！」他樂此不疲地裝，我們津津有味地吃，接着我們又在院子裏玩各種遊戲。當然，也會做家務。男生會幫忙貼對聯，有的扶着梯子，有的刷漿糊，有的站在遠處幫爺爺看兩邊對聯高度是否一致……女生負責擦桌子、掃地、撿菜。大年三十那天，爸媽一早就準備晚上的年夜飯，爸爸殺雞殺魚，媽媽做芋子包等。到了傍晚，我們先去大伯家吃，接着到我家吃，最後到老家爺爺奶奶小叔那吃。吃飽後，在大門口堆火，放煙花，8點鐘全家人圍在一起看春晚。大家互發紅包，此時的我會收到爺爺、爸爸、大伯、小叔給的紅包，爸爸也有給爺爺奶奶和堂弟堂妹們發，一派其樂融融的景象。9點半左右，我們就回各自的家。爸爸和哥哥會繼續看春晚，妹妹在玩玩具，媽媽會在廚房裏炸魚、炸花生……

老家農曆逢四逢九尾數時都是墟天，街道頓時熱鬧非凡。如果哪一天不開心了，一想起當天是墟天，我馬上又變得開心起來。我總愛拉上幾個同學放學後到集市上逛一圈，尤其是老人協會下面的禮堂，裏面都是賣衣服的，每次放學我們去蹓躂的時候，買衣服的阿姨總會笑着說：「又來啦！」一來二去，彼此都很熟悉了。

近幾年「美麗塘前」的建設，家鄉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，縣城到鄉裏全是剛修好的水泥路，村裏坑坑窪窪的水泥路變成一條柏油大道，鄉政府旁邊有一個大公園，裏面綠油油的小草，開滿了鮮艷的花朵，還有籃球場和足球場，鄉村原先大大小小的「水塘」變身為千畝荷塘，塘邊上鋪設了棧道。漫步棧道上，微風習習，恍惚中自己似乎又回到了無憂無慮的童年時代。棧道旁邊有觀魚池，晝夜不停轉動吸引了許多遊客駐足觀看的大水車。荷塘中央建了涼亭，不僅拉近與荷花的距離，還能讓駐足欣賞美景的遊客們休憩，感受採摘蓮蓬的快感。

記憶中的東西總是讓人難以忘懷，而家鄉的記憶像是一壺陳年老酒，醇香可口；又像一幅永遠描述不完的心靈畫卷，因為那裏有我血脈相承的根，有生我養我的源，更有濃濃的鄉情。

信而有征

巫師與人類學

劉征

從回顧歷史的角度去了解巫術的合理性是人類學的一個任務。經由對這些巫術的解碼，作為未來的現在就有了某種有跡可循的影子。所以，我們的現在就成了一個理所當然，在它之前早有一個先知般的巫師存在。他們一早就將這個作為現在的結果蘊藏於某物，當做一個秘密留了下來。現在，它解密了。

然而，人類學家的這個自信或許並不應當這樣篤定。因為再富於智慧的巫師，再準確的預言或者圖騰，它的預料都是雲霧般飄搖不定的。在這一團迷霧當中或許有一個意向，可這意向很容易就被同時代的什麼意蘊所打破。於是，預言就成了各說各話。

可是，即便知道這個道理，當代人還是不可遏制地想要在巫師或圖騰那裏去尋找未來。因為同一性渴望簡直是啟蒙運動以來主體性特徵的最大需要。我們的一個關於自戀的人格，稍不留意，就會遍布各地，讓一切都浸染上「我」的影子。所以，人類學出現在14世紀初並不能算做什麼特別令人驚訝的事，因為僅僅承認作為當前的我已經不能滿足主體的需要。這種自我承認需要打破時間，回到人類最初去。這樣，至少可以達到兩個效果，一是我可以理直氣壯地被證明，因為歷史證明了我的合理性；另外，它還滿足了我依附和回歸的原始慾望。我既是我自己，又是某之中的一員。過去——現在——未來在「我」這裏重疊，我因此成為時間的中心。神與人在時間意義上被歸為一體，而不是相互為敵，或有一種依附關係存在。這種對人的承認顯然是部分妥協了的。在中世紀晚期神學依然留有餘威的情況下，人類學不可能走得太遠。但是，人類學是另一種意義上被神學所討厭的巫師。他通過將過去變成現在實現了時間的重疊，那麼未來也就自然作為現在的延續和這個「過去——現在」同一了。並且，這個時間同一唯一的目的就要承認人作為主體的存在。

所以，巫師和人類學都依賴闡釋。經由闡釋，現實空間所佔有的優勢完全被時間的同一性打破了。「我」得以離開那個被限制住的我，成為時間元點唯一被關照和重視的對象。闡釋去掉了「巫」當中神秘性，人類學照亮了過去、巫師照亮了未來。但所得之結論，不必看，都是與當前勾連並似乎很有道理的。於是，巫術就在闡釋當中顯現出真正的合理性。既是在他的發明者那裏，也是在作為「我」的未來人這裏，它通過被印證而獲得神性。解魅是一種重新蒙上更加神聖光芒的行為，這個光芒就是人的理性的光芒。

然而對巫術的闡釋不僅僅是統歸於「我」的，它還是科學的形象。最近的巫師就是《哈利波特》了，這些角色簡直是人和科學的結合體。他們需要學習巫術來改變一切。巫師手裏的那根魔杖就是技術的化身。

所以，中世紀巫師和科學家都是要被燒死的。他們的被排斥在於它的神秘與另一個叫做上帝的神秘相衝突，因為他們都是人，而人是不應自封為神的。現在情形發生了轉變。科學家肯定是受人尊敬的，巫師至少在文藝復興之後也逐漸遠離了被迫害的命運。據說，歐洲最後一位女巫叫安娜．果爾迪，被斬首於1782年。現在巫師是甘道夫的形象。這種形象轉變是時代精神決定的。在這個時代，崇尚依靠自身之力前往未來，一個貪婪的、意圖界限時空的超人主體。